

舊區可持續發展之一環

--社區網絡、貢獻精神及社會學習

發言者: 李維怡

以下為7月10日發言的基礎，取材自本人曾參與的深水埗 K 2 0 – 2 3 重建項目的社區研究，研究的範疇有三個：

- 一、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透過探討空間使用、人際關係與經濟運作的狀況以及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來 深入分析這個舊區的社區網絡性質；
- 二、檢討現行整體市區重建政策及其在執行上對街坊生活及社區網絡的影響；
- 三、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評估香港的市 區重建和社區發展該走的路向。

詳細研究內容網頁:

<http://sspstayplan.wordpress.com>

以下為研究範疇一的內容，本人發言時將簡述：

研究範疇一:社區網絡與社會貢獻

社區網絡有三大元素。人、物、場所。

1.多層次的人際關係網絡

商戶的客戶網絡: 扎根社區，服務全港

深水埗 K20-K23 的商戶網絡，主要有兩個層次。這些商戶的網絡都能覆蓋「全港」及「地區」，其「本土性」很強。網絡會視乎不同的行業特性而存在差異，業務聯繫可能會偏重「全港性」或「地區性」，但是大部份的商戶也具備兩種層次的網絡。

訪問裡的蘇記茶莊，則體現了這兩種網絡層次同時複疊的情況。戶主蘇先生表示，鄰近蘇屋邨街坊、舊區裡的街坊、與及這些鄰里的第二、三代人，都會來買茶葉。同時，附近為的士交更地點之一、又正當數個巴士站旁，其實，由於交通方便，不少交通工具的司機和乘客都是蘇記的客源。至於三間車房，其客戶更是遍佈全港，有社 區的街坊做客人（林先生與周先生都不約而同提到一些小朋友長大後，買了車，會特地來光顧他們）；也有全港性的客人，包括各種輕型客貨運車或大型貨車都有。

商戶與區內客戶網絡: 社區認同的支撐點

同時，這兒的商戶不單「全港性」或「地區性」並置，更在地區的層次，與客戶有深刻的聯繫。在這個社區裡，許多店舖都不只把買家當作「顧客」，顧客也不全把商戶當成

商戶。商戶與客戶之間的關係，有多於純粹的金錢買賣性質，而添加了互惠互助的成份。

例如富貴城 電子遊戲機中心，其大部份的顧客是區內的年輕人，同時，還有一群住在樓上的成年人，習慣每天到富貴城打機和跟楊生聊天，楊先生描述：「他們是常客，像飲慣了奶茶一般，每天定時定候會來富貴城。」由於楊先生熟習遊戲的玩法，有時要「連機」時，他都需要提供「戩腳」的服務，與顧客聯手應戰。故，除了老闆的身份外，楊先生更是顧客的「機友」。另外，楊先生也笑說有些年青人（有時是兄弟，有時是朋友），在店內打機有時會不服輸，繼而口角，如果他在場，就會以長輩的身份去調停。

又如朱記報紙檔的朱小姐，她小學五年級就開始在這個從爺爺開始的檔口處幫忙生計，樓上樓上，不過都是她的「叔叔」、「阿姨」，與她同齡的，都可謂一起長大。她們三兄妹現時廿四小時通宵，朱小姐又當通宵更，看檔之餘，其實為社區看守著街道，無形中做了街道的「看更」。同時，由於許多人都認識她，而朱小姐為人又比較細心及樂於助人，故此，有些街坊遇上不開心的事，如失戀、家庭糾紛等都會來與朱小姐聊天，並尋求她的意見，於是，無形中，她為這個社區的人際關係調和作出貢獻，是街道上 24 小時的業餘輔導員。

再如友聯電器的黎先生，他雖是做電器維修等生意，但有老人家中電器壞了，拿來給他，他就會免費修理，對於街坊家中的小維修，他也樂意免費幫忙，故社區中許多人與他有良好關係。又不時見他小小的舖面有街坊坐著，一起看電視或聊天，重建後失散了的街坊會來友聯問失散的街坊的消息。黎先生是活生生的社區聯絡簿及資訊中心，還有長者家居服務站，默默地維繫著社區內外的人際關係。

還有大眾膠輪的周先生，他做有關車的行業做了幾十年，又愛車如命，所以也交到一些「車痴」的朋友，故此，也就多了兩部名車在店中「坐陣」：一部白色老爺車 MG，車牌 1951 亦是出廠年份，和一部黃色開蓬 MINI。兩架名貴的車子是由另一位已過身的「車痴」朋友轉讓給周先生的，而他就長期把兩部愛將放在店中坐陣。又常因為有兩架名駒在店中，讓路過的街客另眼相看，知道店裡是懂車之人，也會放心讓他們修理車軚。女兒們小時都經常逗留在店舖中，做功課吃飯等都在店中解決。女兒們小時候會在街上與其他街坊的孩子們玩超級大的「跳飛機」遊戲，有時見到樓上視力不好的老人家下來，周先生夫婦會叫女兒帶著老人家過馬路。孩子們就在這種社區生活中長大，到大女兒結婚時，就是用黃色開蓬 MINI 做花車，二女兒結婚時，就用白色 MG 老爺車來做花車。

商戶與商戶之間的網絡: 合作和互助多於競爭的社區經濟

這種深厚的網絡亦不止於商戶和客戶之間，也會在商戶之間蔓延。就如富貴城的楊先生，雖然富貴城與其他附近的店舖是沒有關係的行業，但是，這個社區就是容許許多不同的行業聚集起來。楊先生說：「大家是隔離鄰舍嘛！我同麗華（洋服）經常都有傾偈。他們現在搬了...我們什麼都傾，傾生意、傾細路...他的孩子大過我的的孩子，他常問我孩子讀書如何，是否需要他的孩子替幫我的孩子(免費)補習...」。

此外，蘇記茶莊的茶葉蛋也是重要的社區關係扣。「其實是我媽媽逢初一十五煮茶葉蛋拜神，煮時，有客人聞到，就問有什麼東西那麼香呢，那麼我媽媽就請他吃，然後一個吃了，第二個又吃，於是人人都知啦，本來也不是故意請街坊吃的。」

自此，茶莊煮茶葉蛋有香味，是最容易為人所知，亦會吸引別人的一種東西。於是，茶葉蛋成了話題，以蘇老太好客又慷慨的性格，有時興起又會請旁邊的朱記報紙檔和威龍文儀吃茶葉蛋，於是茶葉蛋也成了社群中的一種有時間性的日常「禮物」。

這個「禮物」，是逢初一十五有的，大家不會特別去買，也不會特別拿東西去交換，但平日大家好來好往，如果街坊有什麼好東西也會拿出來分享。這本來是普通不過的街坊日常生活，本來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但這種非金錢的互惠 (reciprocity) 的關係，恰好是社區網絡最重要的組成元素。

老闆與伙計之間: 朋友重於從屬

即使講到僱傭關係，在舊區裡依然是較為寬厚的，就如曾在酒樓上班的菜檔羅小姐說：「被老闆管住無了自由，賣菜可以同街坊講下笑，傾下偈，教教她們如何煮東西，我自己不懂的都可以問街坊...我就比較喜歡賣菜的生活啦...同街坊有說有笑，小朋友路過又可以逗逗他們，幾開心呀！出去打工就不一樣了，你夠膽這樣子？炒你魷魚啦！」

透過生活經驗及對照「老闆/下屬」式的新商業營運模式，羅小姐帶出了社區內與街坊建立關係的可能。這絕不是一種殊態，根據對受訪者的考察，社區內大部分的鋪戶的確不依靠「老闆/下屬」的模式運作，就像大眾膠輪，每天傍晚，老板伙計齊齊拿罐啤酒坐下，休息一下，聊聊天再工作，很寫意。這樣的僱傭關係，較為可信，也較為長久。

2. 「孩子網絡」與「小動物網絡」：創造有生氣的街道生活

在深水埗 K20-K23 舊區的格局裡，可以察覺到一種「孩子網絡」和「小動物網絡」。

由於這兒街道闊，連後巷都闊（正好是許多新建築連帶街道的地積比率一起吞併的新區不會有的），而且前後左右大都認識，所以街坊大都放心讓孩子在區內四處跑。由於這個舊區不像新式屋苑把小孩放進社區中心、私人會所或由傭工看管，同時也不會禁絕小動物，而小動物和小孩子在街道的流動性高，大人們也對他／牠們不持防避之心，容易認識。因此也令到其父母或主人會與其他街坊相識，容易打開話匣子，從而能夠在交談中連繫了社區。

比如菜檔的捉鼠好手小花貓，就是因為羅小姐的兒子小時到處玩，在後巷認識了理髮檔的叔叔，而理髮檔的貓又生小貓，故此便把貓送了羅小姐。

又如哨牙林補車咁的林先生，也笑言自己幼年時：「小朋友在街上走一轉，每間舖夾一

箸菜，就 吃飽一餐飯啦！」

又譬如，新忠花店的黃生，他經常會照料受傷的 流浪貓及收養別人丟棄的初生貓或小貓，並且會保持牠們的清潔。而區內的街坊有養貓者，貓生病時也會去請教黃先生，有時黃先生亦會帶著藥酒去「出診」替街坊 的貓治病。於是，小動物的打理又成爲了黃先生與街坊的恆常話題。

據大眾膠輪長女周小姐說，由於周先生酷愛動物，小時候店裡有鸚鵡、貓、狗、母雞、貓頭 鷹，甚至有客人送過一隻穿山甲和一隻駝鳥。周先生說：「以前那隻綠色的鸚鵡是街坊們的心頭好，放在店面，天天那些學校的學生、寫字樓的小姐們，還有樓上的 街坊，都會午飯時間或下班時間圍著鸚鵡逗著玩，鸚鵡見女孩子都叫「靚女」，女孩們又餵牠吃糖果，舖面很熱鬧...」——就這樣就把街上的氣氛做得很好，小動物成了鄰舍關係建立的媒介。

3.無 處不在的「社區中心」：誘發自發互惠的空間

如上述所指，社區網絡是由人、物與場所三者交織而成，三者互相影響。而其中，場所 (site) 在是次社區考察 中亦未有忽視，處於舊區內「人流」和「物流」之間，場所究竟扮演著什麼角色？

這個區內這十戶街坊之中，有好幾家店面，除了做生意外，也分別具有社區中心的功能：如 朱小姐的報攤兼「情緒輔導中心」、楊先生的打機倉兼「青少年中心」、黎先生的友聯電器兼「老人中心及長者家居電器維修服務中心」、羅小姐的菜檔兼「樓上主 婦物件暫存中心，以及其他小朋友在街上與她兒子玩耍時的不明文看顧者」、蘇先生的蘇記茶莊兼「老顧客常聚腳處」、李先生的金泰汽車兼「社區中心（過時過 節、打邊爐燒烤、開街坊會、間中照顧獨居長者飲食或暫時看顧鄰居的小孩）」 ... 等等。

舊唐樓的設計容許大空間的舖頭，容易讓戶主有足夠的發揮空間，可以將生活的各個部份都 放在一起。譬如金泰車房的前舖後居、蘇記茶莊後半部的起居空間、大眾膠輪亦是生活與工作一起等等。這些其實都是美國著名的建築設計師約翰·波特曼（John Portman）所 講的「共享空間」的建築空間概念。「共享空間的想法是基於人類希望從侷限中解放出來的觀點。在一個空間裡如果不只是一件事在進行，同時也進行著其他的活 動，它就會給你精神上的自由感覺。」（Portman, 1999：115）^[1]而精神上的自由感覺，是會讓人較爲容易放鬆的，而容易放鬆的人，防衛心沒有那麼重，就容易與人溝 通。

這一切，舊唐樓及街道的設計，使這個舊區的租金水平持續平穩(這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 元素); 闊寬的街道、開揚的舖 面、常備的椅子等場所的格局、較爲有彈性的公共空間 管理（如可在街上長置椅子，暫存物件等）。這種社會空間經長時間的累積，才能爲社 區網絡建立一些有活力 的節點(node)，使自發互惠的鄰理關係得以廣泛地持續的發展下 去。

4.分析：社區網絡、貢獻精神及社會學習

「禮物性」的互惠經濟系統

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機會與氛圍，實是舊區生活裡的常態。這滋養著一個直接溝通、互相依存的網絡和生活態度。個別個案大都不約而同地顯示這個生活的態度，可以見到，社區網除了令到裡面的人生活較順暢之外，也令到許多在商業社會要用錢，又或政府要撥公帑去解決的問題，可以由街區內不明文的互惠文化去照顧，同時也降低了大家的生活成本，這就是所謂的社會資本重要的性質之一。

當中蘇記茶莊的茶葉蛋就是此種精神一種具象徵意義的物件。這個「禮物」，大家都知道，是逢初一十五有的，大家不會特別去買，也不會特別拿東西去交換，但平日大家好來好往，如果街坊有什麼好東西也會拿出來分享。這本來是普通不過的街坊日常生活，本來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人類學家沙林斯（Sahlins）就曾描述這種「禮物經濟系統」：當一個人付出一件貨物或一種服務時，並沒有期望任何明顯的即時回報或合同，這種經濟模式通常會在強調慷慨、名譽與忠誠等品格的文化中發生。又或者，在某些文化中不明文的習俗，就是當一個人收到不求回報的「禮」時，他應當要流傳或分享他所收到的「禮」予其他人，才能成爲一個有「品」之人。（1972）^[1]沙林斯指出這是一種以「互惠」爲主要精神的文化，具利他主義色彩，並用以與西方現代文明所相信的「人天性只有私慾」的想法作對比和辯論。

如果仔細思量，不難舊區街坊有許多給街坊的「禮物」（如正正就包含了沙林斯所講的「互惠」（reciprocity）精神。這種互惠的意義與商業社會的交易（transaction）意義，是完全不同的邏輯。這裡邊，是一個講求「互信」（trust）的世界觀，與一個講求「合約」（contract）的世界觀的分別。講求「合約」的生活，暗含的，就是一種互不信任，因此要有一張合約，連同相關的「罰則」，來保證雙方的關係，是一種基於消極的「否定性」的人際關係倫理；但講求「互信」的人際關係，卻是無需合約，只靠雙方主動的付出，是一種基於正面而積極性的人際關係倫理。

主動參與和互相依存：貢獻與學習作為一種基本生活態度

然而，上述 3.3 「無處不在的社區中心」，當然有異於那些設備先進齊全的社區中心，然而設備不齊，其實也等同要求大家各盡所能，主動參與。如果比對一個有先進齊全設備的社區中心的用家，顯然 K20-K23 這兒的「無處不在的社區中心」，在要求著一種更根本的社區互惠精神。

譬如大眾膠輪的例子，周先生三個女兒都是在街道長大的，小時候，周先生夫婦見到附近有人需要協助，便會叫女兒前幫忙，這種工作與生活不分的「幹／活」空間，讓周先生夫婦有機會以身作則，他們的待人接物、社區關係、辛勞工作都看在女兒們的眼裡。相對來說，即使建立一個新的中下層住宅區，將所有孩子集中在社區中心，這樣，就是將照顧孩子的責任，從社區街坊的身上拿走而外判了給專業社工，如此產生的效果，則未必是家長之間熟絡，而是家長與社工之間熟絡，與該社區裡面自發形成的生態有很大的差別。

再者，如果參照上述周先生夫婦在街道上養育三個女兒的方式，也會與在主流社區中心裡的教導方式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孩子在街道上雖有其他孩子作伴，平時在學校也是與年紀相若的孩子一起，但街道生活裡也有大人，有許多事情發生，作為孩子成長的參照系統；但社區中心照顧孩子的方式，與學校一樣，是一至兩個社工面對一大群孩子——兩種方式對孩子的成長有絕然不同的影響。其次，周先生夫婦是教導孩子在生活裡遇到有需要幫助的人，便要馬上伸出援手，這樣作為一種生活的基本態度和方式；而學校和社區中心裡，「幫助有需要的人」的機會，會出現在特別安排的、與「日常生活」有一段距離的「義工活動」中，這些「義工活動」在孩子們心目中，可能與讀書的科目、校服要整齊一樣，未必與他們的內在世界相連。

在周先生的大女兒身上，也能很明顯地見到這種街道生活教育的良性結果——在發現重建原來是「大件事」的時候，周小姐是第一個主動伸出援手去協助其他街坊的人，幫忙不識字又被房協發告票的伯伯；協助不會看官方文件的街坊等等，在正職工作以外要辛勞地處理街坊個案。這種無償勞動看在很多人眼裡，也許覺得她特別心地善良，或者特別「看不開」，但如果理解到她在深水埗街道上長大的過程，她現在的做法實在是自然不過，順理成章。

我們可以再看楊先生的例子，如上述，遇到使用電子遊戲機中心服務的青少年之間有口角時，楊生會出面調停，但不是一個社工，而是一個長輩。

一個社工和一個長輩之間，當然是有分別的。「社工」是一個受薪而每天有固定時候在某個地方專職處理某些社區事務的人，除非個別的社工刻意將自己整個生活融入在該社區內，否則，他對於社區而言就是一個功能性的「外人」。

「長輩」則是一個不同的概念，長輩並非受薪處理社區事務，他身處這個社區內，本來就是有其他事情要做（楊生的個案就是一個機舖老闆），故此，當這個長輩嘗試處理社區事務，或者做一些令自己的利益沒有得到全盤申張的事（楊先生的個案顯示，他並未

因想多賺而將遊戲機調校到很難玩的級數）他正在做的是多過他被期望的「本份」的付出。這種付出其實是一種奉獻，亦即是不能以「薪金」量度和交換的東西，因此就顯出了其特別的地方。換句話說，「服務社群」在楊先生而言是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狀態。

再看楊先生與鄰舍的關係，也是非常良好，甚至其他街坊會問他的孩子是否需要補習。如此交叉編織，即是說，一般人理解的大型社區中心的許多功能，本來就分散但有連繫地存在於舊區裡，形成一個自發地因生活需要而衍生的網絡。

這就是「社區網絡」的精妙之處。

最重要的是，正因這種互助互惠的自發性，是嵌於社區生活的內核裡，所以它能衍生一種，不論專職化、功能化的社區中心或社工專業，都完全無法代替的力量——以日常生活的瑣碎和重覆性而培育出人自發主動去互助的互惠精神，也是相互學習的場域，進而織成一張社區安全網，而非一種去到社區中心「獲取服務」的被動與「獲取」的狀態。事實上，相信這種自發的安全網，不但創造了大城市中嚴重缺乏的社區認同感，也令到社會上也省回不少救弱扶貧的公帑。